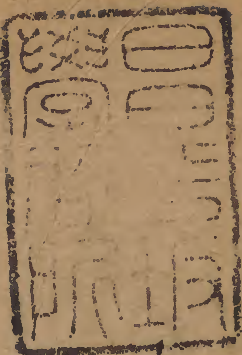


資治新書

十三之十四



				漢書門
		一七八九	號	類
	一	函		
	二	架		
	二四	冊		

內閣文庫

九三
二九七
二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789
冊數	24(9)
函號	297 4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非藏

資治新書卷之十二目次

判語部

欽案一 文職類

考察事

糾刻不職官員事

糾刻不職官員等事

軍器做壞一案

緝究逃官事

糾刻不職署官事

欽案二 武職類

李少文

李少文

李少文

翁維魚

李少文

李少文

資治新書卷十二目

林子園

資治新書

中書

李映碧

李映碧

微臣巡歷所至事

陳臥子

微臣巡歷所至等事

陳臥子

訪犯一衙蓋類○告發附

錢文輝案

孫北海

祝啟明案

孫北海

鄧昇等案

孫北海

朱應傑等案

張二瑋

余良等案

岳舜敷

褚沾舜等案

岳舜敷

殷瑞等案

王貽上

侵欺官銀事 以下告發

黃坤五

勦判事

黃坤五

藐法違禁事

張梅菴

削蠹全規事

翁維魚

憲討事

翁維魚

指餉烹竈事

翁維魚

訪犯二土豪類

童貫等案 以下訪拏

孫沂水

憲斬事 以下告發

李映碧

亂離事

李心水

發審事

胡貞巖

訪犯三追賊類

急救奔斃超生事

郭漢李

極盡事

阮霞嶼

盜帑事

王望如

清查屯糧餘銀事

解石帆

通海投誠附

查獲通海人犯事

李心水

捉獲海寇事

李心水

拏獲叛犯事

李心水

泣救冤民事計二篇

蔣楚珍

海賊潛入內地等事計三篇

蔣楚珍

塘報賊情事

王浴青

匿逃

援赦超釋二命事

趙五絲

左道

斬亂事

李心水

串燒罔法事

李心水

妖術事

李心水

地方事

妖僧惑眾等事

秦瑞靈
王浴清

詐偽一 私刊假印類

出巡事

李映碧

捉獲假印事

陳臥子

假印殃民事

倪伯旆

詐偽二 私鑄假錢類

私造銅錢事

張二薛

詐偽三 私領假銀類

剪偽除害事

李滄葦

土豪事

張梅菴

燒丹惑眾事

趙松濤

忤逆

殺母大變事

席竺來

忤殺事

李映碧

殺母異變事

趙松濤

犯上一 犯尊長

滅祖殺叔事

張梅菴

逆祖殺兄等事

張梅菴

犯上二 犯官長。抗官附

血陳知縣激變事

趙我雅

欺君隱稅事

張梅菴

資治新書卷之十二

湖上笠翁李

漁蒐輓

欽案一文職類

考察事

南昌李少文
諱嗣京節惟化人

此誠盡美善然不列於前不列於後不列於原委之並錄

伍之甲以明經而除別駕罔知愛鼎一味營羶已掛
幽黜之條難道科欽之律但列欵多端間涉風影如
漕糧改斛葛第洪悉已擬徒人命納賄鄧鄭九堅稱
未有受雜職之餽濫委催徵無顯證也焚盜賊之金
輕為釋放無明供也三審之口不移四知之心久味
則亦無憑懸坐矣其查追稅契而乾沒銀若干給散

資治新書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之。

工食而抽扣銀若干云前招已成確案至於捕其職掌也父為盜而用子為捕不行覺察先已教升木矣又何怪眾役之橫噬無忌乎方今聖明在極意安民顧墨吏之法不嚴則蒼生之冤莫白今國祚身為郡佐兼攝邑符不惜萬姓之膏脂用填一人之谿壑兵既誨而民復擾殊無父母之慈出則縮而入乃盈尙愧有司之吝况任奸胥以助虐易關石以徇私衣冠其羞簞簞全裂所當與捕役某某等分別徒杖如數究追不容稍貸者也覆審得江省地瘠俗刁瘠則襟捉而肘見刁則賄人

而舌出官茲土者即行同驕而牛蹄之泐無尺之鯉也明矣伍之甲貪人也然未有操鈞上山樹簷入淵能快然飽其所欲者也祇緣鷄卵之饋不避嫌疑遂令鷲目之錢若為窺視賊估已定追擬何辭若謂尚有溢數是以一年而兼數年之徵雖欲取之其誰與之朝廷懲貪雖峻論辟宜平有者不敢曲庇為無上期以伸一人之法無者必欲周內為有下何以服本犯之心前斲業已盡辜研鞠委難重坐惟豐城縣戶書黃堂乘九坊倉頭葛第洪等改斛事發每坊各詐銀五兩前止供五兩遂有四十兩之剩贓必極訊

而始承徵憲駁之無漏矣。他若隸役下走如餒虎。或肌膚之糜爛。波連者亦皮骨之空存。窮究不過銖銖比併。必殞性命。安見河水之少而泣以益之者乎。合照原案呈詳。

糾劾不職官員事

看得本官局促短軀。廼墮暮氣。推心任役。致鹿馬混淆。而不分束手。觀兵聽貌。狂逞而無策。攝邑符而憤憤於帑藏。交盤輒出。誣言荒捕務。而泄泄於于陬。守望曾無安枕。最可訝者。東西兩河之商船。止供官

黃二吏之饕吞。迨發覺而究追。遂垂涎以點染。名爲修署。實則充囊。若剋減於傾銷。竟爾下累銀匠。若弛禁於屠宰。不免陰縱捕官。總之土木爲偶。則巫覡之權。尊城社不薰而狐鼠之勢。橫所由來矣。擬之城且用肅官常。

糾劾不職署印等事

審得苗時中以寒壇冷席。猝代邑庖。不免見紛華而心戰矣。乃節守一曠。防閑盡倒。多贓閱賈。屢謝核真。而憲駁所致疑者。則火耗之加。與巡簡張維光沿鄉之索耳。夫江省刁瘠。無兩本犯。卽操北海之壺。翁南

其之舌如田。無禽。何哉。每兩五分。再難溢額。若維光
么麼。開析拳勇。幾何。而委查有二十兩之詐矣。追徵
又有五十兩之詐矣。此外亦無處求多。唯縱盜劉愛
吾拿訪楊乘恩。刑房劉福興之居間。書手李逢春之
改票。尚有三十兩剩賊。反覆推窮。乃始吐露。獨念三
月署官。款跡如許。內無慚於相鼠。外不懼於乘驥。亦
何其貪而肆耶。賊照數追與張維先李愈京等俱各
論罪如律。

軍器做壞一案

國家分閫固全於將士。是賴而將士陷陣摧鋒。又

楊州翁維魚諱應兆
遼陽人

全於金革。是賴當此海波未靖。汎禦方嚴。開局設官。
督造軍器。誠重之也。部院甫臨京口。諸事未舉。卽先
計論軍實。見場左二營所列器械。率鈍敝不堪。禦侮
且開銷錢糧過多。此督造之某官。所以掛白簡也。蒙
牌行職查看。卽拘有名犯證。并移取兩營領過器械。
年月日期文冊。會同僚案嚴加訊鞫。據其自供。其任
事始於十四年十二月。並未大造軍器。止令督修做
壞發給兩營。及查對兩營冊籍。亦復相同。再審既已。
督修緣何鈍敝如故。則云係十一二年所領。因禦寇
江干。難於覆蓋。經霜冒雨。漸失鋒鏖。於二營同覆手

本無異用久而做似與初造欠判者不同至於開銷錢糧查係部議定價已經漕撫部院疏請開銷過者木官之罪或可稍道但以么麼微員奉委管務儼然乘輿張蓋假冒同知名色與府廳額頌借分極矣相應擬杖示懲但事在赦前應否原宥卑職未敢擅專仰候憲裁定奪

緝究逃官事

南昌節推李少文諱嗣京異化人

看得某官係永平府司獄當元年二月就任時園廨頽塌人犯俱發他監雖無錢糧守禦等責居然一職官也至三年正月流寇突來空拳莫禦家屬被屠身

亦受創數處其去死者無幾耳此時能佩印捐軀以明職守則獄吏寸符不與漢節爭先那日妻子死矣妻母死矣僕從又死矣孑然獨存顧不若婦孺賊獲之能引決何也縱戀垂死之餘生而印與身俱存猶可藉以逭罪今試問司獄之章安在本官無所置對矣第以越度閉塞之罪罪之則自永平至江右不係緣邊本犯之心不服也若止律以避難在逃本犯已經失印豈一杖所能寬如更藉口水火盜賊本犯又多在逃豈容以顯迹為解合逃官與失印則以遺失麗之城日俾么麼下吏咸知縮篆之匪輕即事豪相



遭毋致偷生而一擲庶國法伸而臣節其有警乎

糾劾不職署官事

審得原任撫州府通判程某秉性易昏居心未淨鉛刀偶試茸闖適以養好庖俎無長迷謬因而喪守彼于東鄉之署僅兩月崇仁之署僅三月耳乃積蠹某某等場竈借叢導糶於堂上則褫躬束役之義何居神棍某某等榜蒲構局大橫於邑中則戢奸易俗之權安在且使常兵門役亦乘考較而指騙託名閑防尤為不忠至於二子隨衙輒因醉酒而闖牆外閑家教亦已全隳故有為各役所欺而本官懵然不覺者

如給散捕兵工食之常例吏書某某等得銀若干矣

如管修貢院錢糧之陋規門役某某等得銀若干矣

云及放支崇仁兵餉共若干每百扣五兩前審為

書吏分受茲獄亦係本官所得總之木朽而蛀生卸

轡既已失馭猫眠而鼠狎嗜欲况復易投止知削鐵

針頭竟委全野於不愛及至破甑委地尚云名節之

可矜不亦晚乎雖委運竣事類著勤勞而貽玷當官

自干國憲擬徒褫職孰能寬之某某等並仍原議

欽案二 武職類

焚舟事

資治新書卷十二

寧波李映碧 清
司理 六

倚有嫉
母笑西
施之陋

審得張全斌盛攀龍皆定海衛弁也先因攀龍與全
斌以他事不協開單控憲然半屬烏有先生也其實
者不過十之一二耳茲提干証諸人一再詢之則動
曰常例夫全斌之取于人也猶禦也非例也甚至營
班之楊二王壽等恣意蠶漁而全斌竟驕子護之購
線索以默轉傳粉墨而登場以憤憤如全斌者而立
軍人上恐其大事糊塗也至千戶李攀龍亦既挺身
攻全斌短矣今取全斌反唇相稽者逐款細詰亦非
盡屬無是公也望嫫母以掩唇而不知其自處無益
之陋談盜跖而切齒而不知其原非伯夷之廉以斯

卷之十二

芥子園

盜跖詎
伯夷之
貪老以
此較之
猶然高
等

人遇全斌正堪引為佳伴奈何語語罵人殷聲自語
耶且朦朧付帖之鄭之珍亦楊二等雁行耳孰辨涇
渭孰分苗莠語及此諸犯亦當相視而笑莫逆于心
矣合各罰穀示懲

微臣巡歷所至事

紹興陳卧子諱子龍
司理華亭人

審得白羊坳為孫虔入吉之間道阻山踞險惟藉編
師扼要一旅當關即臥鼓櫜弓之日未許逍遙况補
牢窳穴之時詎容兒戲是以原設兵八十名去年九
月新添兵二百二十名上臺之計慮深遠矣陳一豸
職司統領自應加意申嚴乃受各兵餽銀一錢濫容

卷之十二

七

芥子園

老弱至一百二十七名之多。曩非本院親臨委官查點其虛實。安從問乎。方今賊氛未靖。武備全單。可守而不守。固屬兵虛。乃有兵而無兵。實繇將玩不厚。責將何以束兵。如一豸者。虎帳未嫺。志先昏於鳧。鏡。眼無忌跡。已涉於狐。欺坐賊疑徒。乃其本律。該府以枉法科斷。從重論也。合照原擬呈詳。

微臣巡歷所至等事

審得南贛坐營邵勛質同。縮瑣技。繼奮。無。臨。戎。累。革之。雄風。謬托。詣。關。請。纓。之。壯。志。自。願。殺。賊。報。警。數。語。何。如。激。烈。比。題。授。領。營。日。擊。羣。醜。之。披。猖。則。誓。死。

先登滅此朝食。寧煩再計。乃提兵數閱月。糜費不下數千兩。僅自泰和之東。沔及興國之南。圍逐賊河口。而後絕不聞有尺寸之豎也。六月二十三日。引廣兵至石俞嶺之南北坑去。賊管僅一舍耳。此時乘機直搗賊必。賊潰於以撲滅無難。而反自退回寧都。不料畏之如虎耶。然猶曰。寧亦要地。預防奉有屢檄也。正賊鋒已挫於黃牛峒。鄧同知密約本弁偏師出下流。扼其歸路。正賊草木驚魂之候。一鼓可殲。顧縮胸不前。逾日始至。而賊已收合餘燼。過瑞金而四逸矣。惜哉。鴟挂網而旋飛。鼠入窠而復出。避銳擊惰。全籌罔

效於先幾玩冠貽殃開戾彌深於後至微勞難以掩
咎一杖亦豈蔽辜律以賊寇滋蔓不即發兵策應治
荒荷戈戎行庶有警乎第本弁年資正茂使過可期
合無准與立功自贖則聖明法外之仁或不終錮其
策勵者也

訪犯一 衙蠹類 ○ 告發者亦附此

訪犯錢文料案 以下訪等開封孫北海諱承澤

審得錢糧之欺隱莫甚於屯弊蠹之叢滋莫大於衛
錢文料衙書也其人偽而辯黠而多機衛屯之窟穴
以身稔習其中漁獵成家饕餮致富又思為保全之
計窟跡本府糧科每以摘隱發幽清稽搜括之說取
信於官用其言亦時有效是以積威則人畏之攻惡
則人恨之放利則人忌之糾不瀆於吞舟謗忽騰於
通國單款疊疊強半衛事衛丁比拘審問被害有物
故者有北運未回者有矢天日而不承者亦何能憑

紙上之賊為捕風之案乎。惟就其指證真確者言之。如餘米扣抵正徵。則得銀二百兩矣。許准先期給散。則得銀八十兩矣。放運旗閏月之糧。四年十金。安享其饋。發衛官預支之俸。每員一兩。巧剝其贏。以至重名之陶玄真等。則有騙退役之劉宇。則有騙接帖之聽事吏。則有騙或三錢或七錢或銀簪耳挖何莫非本犯婪取之實也。劉參參之綽號鼻祖。不免噬膚。吳小官之招搖雉鳴。幾於求牡。總之本犯才能煽虐。術足濟貪。羶嗜不減。蠅頭橫齧。有逾鷹虎。巧言動聽。憤獻其小忠。辣手攫金。實行其大詐。徒擬追賊入官。吳

門子過付無據。免科其父吳萬垓。不能籍束杖警。

訪犯祝啓明案

看得吏之為蠹也。止於剝民膏。而庫吏之為蠹也。敢於盜官帑。故法獨嚴於典守。罪莫甚於侵欺。如陳留縣庫吏祝啓明。真見利而忘其身者矣。公府豈營私之窟。彼則視為羶途。官錢豈潤橐之資。彼竟認爲己物云。云。總之。按以監守自盜。則本犯已罪浮於律矣。贓私有據。城旦猶寬。周清黨惡。應從徒擬。廖文抗侮。糧官徐勤一。徐仕六。羣賭廢業。各杖懲之。

訪犯鄧昇等案

平令吳蓼堪

審得鄧昇之為捕快也。條衙條堂役已再更。為昇為龍名亦兩易。兼有朱勝周光輩佐之。而馳逐之罪狀遂可更僕數矣。原款除審虛不坐外。其最確者則有云。他如盜板之胡富七。陳倚洲。高未直。而詐贓反實。又若樂戶之劉才。段正一事。雖異而取鑑則同。雖各犯貪婪之跡。互有淺深。其自干城旦之條。殊難軒輊。

訪犯朱應傑等案

應天張三諱諱

審得朱應傑。舊以傾銷為業者也。金銀之氣日炫於臨爐偷盜之工。手試於黠鐵旋而農民旋而虛擄其

攫取帑藏巧者。不過習者之門矣。云橫膽濟其貪。腸柔繩可以斷木。險邪舞其奸智。潑口可以鑠金。法止一配有餘憾焉。庫書劉裕以出納而烹侵民快王朝以嫁娼而燒詐蛇之與虺。雖有大小其毒害則同。並從追擬。

訪犯余良等案

杭州岳舜牧諱虞

審得應捕之名為弭盜設也。方謂獲一盜而民害去。今則獲一盜而民害滋矣。蓋盜之線索無地不與捕役相通。一逢劫掠則借緝盜以索盜之金。條而擒條而縱。百計鼓弄。比及到官而谿慾已盈矣。一經捉獲

又借盜以索盜。拔之金。某爲夥。某爲窩。四出網羅。求其不到官而饕腹已厭矣。盜尙有道。捕盜者之爲盜。無窮也。如捕兵。余民。么麼。不。走惡。未。至於滔天。豪橫。假威毒幾。流於滿地。見盜。則盜心生。起賊而賊狀著。當崇禎元年。典舖余元益被劫。易吳五。其高盜也。張乾二熊。奈八。其夥盜也。乃廖奉九。不過吳五之房主耳。几。嚮是視嚇。騙公。行至拏張乾二。而什物半屬。侵漁拘熊。奈八。而曹頭竟遭腹削。貪婪是其本色。鈎取則其狡謀。將使一家被盜。百家被累。亦安用捕盜者。爲念。欸跡雖多。閱實無幾。或風影之挂。陷。或黨與之。

波連仰體臺仁半從開釋王文廖平分賊有據並掘難寬

訪犯褚沾舜等案

審得褚沾舜海寧縣之饕奸也。無子而多畜義子。更名爲魁。爲貴。爲鳳。爲茂。者凡四。入蓋匪徒。裸。贏。負。而肖其翼。飛。實。亦。爪。牙。全。而。濟。其。搏。噬。耳。先。是。署。印。李。通判。以。徵。糧。激。民。鼓。譟。當。時。里。道。雖。已。伏。辜。而。舜。實。漏。網。之。鯨。也。且。乘。其。去。任。輒。敢。沉。匿。頃。竊。窺。明。擬。配。乃。畧。無。羨。壑。之。戒。轉。工。城。社。之。營。寄。居。會。城。凡。該。縣。糧。米。兌。銀。悉。行。攬。解。巧。攘。未。饜。旋。廁。身。爲。學。道。門。兒。

矣。通省貢士之謁見常例先飽其食。聞船戶之裝糧舊規如取之寄該縣。曩無省倉。頃方鼎建。土木之工未竟而舜已鑽納。把頭轉賣高價。約畧至二十金之多。此一犯也。小人而懷谿壑之腸。或官或民。相值總無空過。積猾而識金銀之氣。或邑或省。稍試輒已充囊。今不即交。寧將滋蔓擬之城。且夫復何辭。

訪犯殷瑞等案

王貽上

看得寶應縣地小民疲原無深淵可窟。鯨鯢而皂隸殷瑞韓木其亦細流之蟄。整乎奉憲訪拏得三款而訊之一款云二款云三款云。衙蠹犯賊繫應

流徒不敢稍有區別。但二犯在木邑則為首惡。較之十屬之巨蠹則又瞠乎後矣。且皆十八年赦前之事。應否免罪追賊。此則震霆之下沛。以甘霖非卑職所敢擅便也。

侵欺官銀事

以下告發

山陽黃坤五 諱文煥 縣令 永福人

帑庫之儲關係甚鉅。故筭鑰之寄責任匪輕。專設庫吏以掌收支。兼置庫書以稽冊籍。誠重之也。舊例卽有久役無過一年。蓋有一番之替。更自有一番之清。覈彼後來者不任代。疆之累則先事者難容。藏窟之奸若山陽縣庫吏熊贄。賴從雲真。通身是膽矣。當崇

禎三年兩犯已經役滿仍復覓緣接管豈非漏卮做
齋敗壞難支思為彌縫補苴之計耶迨徹底查對兩
犯勢迫情窮熊贊先逃其跡始露賴從雲侵欺數倍
於贊懼罪自經今幸贊已就擒一錙一銖其數具在
一出。一入。其籍具在一與一受其人又具在水落石
出較著彰明有多徵而漏報者有寄庫而擅用者有
給頌支銷而影騙人已者在頗從雲名下共約三千
二百兩有零在熊贊名下共約一千一百四十二兩
有零總之皆閭閻正賦軍國亟需二犯視若家藏畧
無顧忌肆情花費任意欺瞞按冊至有數千藐法克

無三尺殆已狼吞虎嚙非直鼠竊狗偷若夫營謀接
役且以三載述職者不必還而五日代庖者為可附
上整冠而下納履難免嫌疑行人得而邑人災誰從
究詰推其意不至竊梟須之藏而括方府之金不止
矣其罪可勝誅哉始恣其窟壑如蟻之戀膾卒殉以
身家似魚之貪餌熊贊侯賍完日申請定衛發遣從
雲盜川官銀難以緝貸當於家屬名下究追熊昌許
富雖庫書非經手之人而盤算舛訛發覺不蚤并杖

藐法違禁事

淳安張梅菴謹一魁
邑宰

審得衙門之白役依草附木市虎人豹恃官票為護身之符借幫役恣饕餮之術本縣久行嚴禁不意猶有胡道應太其人者方應武毛十老門枕溪流見有一物隨波而下於是撈而分分而不均以致爭鬪據方云野犬據毛則云虎也毛遂捏里長管五朋名以藏匿虎皮首鳴捕衙夫吾輩為政者不能使猛虎渡河出境因已有愧於心矣况此時者又非擁臯比而講道飾文茵以興師之日曾何取於炳蔚之文而屑屑與民爭之乎衙役張武徃查乃有白役胡道應太

輔之以行狼牙鷹爪於是乎無善狀矣得銀三錢五分麻布二疋又波及於王四十得銀二兩又波及於僧人如曾而縲縷之嗟嗟若輩不過衙衙命以往耳尚騷然若此使不重懲則奉堂票者不無更甚鄉間焉有寧宇哉杖懲之外仍行枷示借一以儆百誰曰不宜

削蠹全規事

審得秦鯤化工吏也昨以軍需鍊炭暨廢銅等項仰奉憲檄嚴催不得不派徵各里惟在坊者因念伺候勤勞姑行免派此出自本縣加意坊民原無舊例可

循亦非乞恩可免何物鯤化等。巧指曲稟免派為名。索坊里謝銀十五兩。又何物余紹祖等。妄聽而公然行賄乎。本縣三載于茲。何事假手吏胥。若輩縱有神術。焉能隻手欺瞞。今細察其由。皆因日前軍需協濟銀兩坊里已派入數內。比例前事放賄免該承以計。其驗否驗。則前例蠲除可免。後派不驗。以賍為據。可以摘伏其奸。不知前日之免。固出自本縣。今日之不免。亦出自本縣。豈若輩所能上下其手。前缺炭細務為數不多。可量免也。茲協濟軍需動輒論萬。自當均派。可倖豁乎。據坊里呈云。自明季至今。除南比二解

之外。各色雜差。悉蒙恩免。試問明季之時。曾經幾次。大兵雲集。派及額外軍需。而在坊可引前例乎。今日之控。欲清指騙之弊。則可也。欲為後日免派。張本則萬萬不能也。愚哉鯤化。受此鯤河之私。致招蜂聚之口。可為見小利而忘大害者矣。鵬化等分別杖懲。其銀雖係同役烹分。亦止於鯤化名下。追出作修橋公費。杖懲之外。仍革役示懲。

憲討事

揚州翁維魚諱應兆

鄭學之父。鄭登總望書也。呂從達有田八十餘畝。均里之時。已推入高蘭亭戶下。是在六總當差。而本里

之役已爲金蠅之脫壳矣。奈何復以從達之祖名仍
開於八總。鞠華宇戶下是一出而兩賦矣。將爲
朝廷廣課額。邪抑私意有所不遂而爲之也。雖云父
作之孽而爲學者。獨不能幹父之盡而爲此依樣葫
蘆乎。咎之以儆不法。其督開田米卽令削除。

指餉烹黿事

興化縣里長楊繼武。應納漕折廣餉銀兩。先差王盛
行催。繼差姜耀帶比。兩人皆因私願不飽。未免奉公
太過。致逼繼武變產以應此。二差者若果能自信無
他。則亦催科之能役矣。迨其事過痛生。而有指餉

籠之控。則知前乎此者。尙有纖毫芥帶於其中。河警
督責者不盡從公事起見。故無以服受者之心。而來
今日之嘒嘒耳。然據詞指爲白役。控爲烹詐。乃今對
簿之際。則原稟尙存。非白役也。審賊烏有。非烹詐也。
或亦知其意有所屬。故律以春秋之法。不誅跡而誅
其心乎。從來衙役犯事。有賊則坐無賊。不坐爲繼武
者。若果抱恨之深。而志圖報復。何不故投香餌。預爲
今日取勝之地乎。憤淺言深。此訟殊屬可已。杖之以
戒多事。

天討巨蠹事

陳懋德於順治某年有僕婦縊死婦親控之於縣差役胡秀行拘不無奉行過甚為衙役者料不能為吸泉之蚶餐風之蟬藉恐嚇以嫌錙銖在所不免但今事已三年今已三易即云投鼠忌器不便控於本官之手而後此二令未嘗不開聽訟之門乃緘口不言直至今日而始為冷灰之復燬也其誰聽之况秀極口不供雖有護民懲蠹之心則亦無如之何矣杖懲德者非罪其他罪其當鳴不鳴而為事後之嘵嘵耳

欺君陷儒事

太倉陳麗屏詩國珍
刺史陳麗屏金華人

越甲混免之理若夫掛生員之名而學冊無生員之實者則又未可引例而邀恩也徐某于前州在任時曾批例免之摺而方某則總書也批行而不肯入冊或亦知其為贗問乎此非作僞也明矣今據其所控不煩多駁止以兩言為斷請某自反于心果屬真正子衿自應優免而總書難辭措勸之愆倘或未然且無暇深求縣冊而本州方借學冊為憑以究名器所從來矣



訪犯二 上豪類

訪犯童貫等案

審得土豪其何能自家有豪昏為窟有豪差為朋又有豪宗為盟主遂岸然稱豪閭左矣如童貫聚眾惡於一身而書手陳錡皂隸江昇其心腹之內連爵宗統鈞庶宗如澄其氣焰之外燦者也蟻行獄市烹分染指之甘狼藉平康霸奪繹頭之錦在樂戶之被害者有某某云幾無倖免之青樓矣他如借解紛而詐羅夢吉之多命假人命而詐羅大羅四之賣屋忿拘倡而詐縣差李良之三兩則貫之公行而無忌者

至於盜拔之李希壽。訟屋之段志。二又昇與錫所視。爲凡肉而吞噬。不勞餘力者乎。此數犯者居心如市。強鷹與餒虎相成。歛怨爲山下賤。並良民交怨。人言噴噴。惡跡業已滿盈。憲網昭昭。罪狀豈容偏漏。並應徒擬以快人心。

憲斬事

吳捨三鄞縣赤棍也。先因樗蒲與濃曾經本府枷責。不意反戈以攻者。轉借樗蒲爲勒索之端也。據諸人口供。每見捨三一至如虎之畏。毛聞鼠象之畏。鑽耳鼠需求稍不如意。卽以賭首不填刻而拘牌至矣。始

而吝果繼而亡。樹未嘗不追悔前事之非。故此後有見捨三者皆樂輸。恐後若而人者。軟求不屈。乞兒之膝。霸取不持。暴客之戈。與之則爲搖尾之小喜。拒之則爲伏瓜之暗。擊原其心。非欲橫行里邑。廣攫金錢。以潤屋也。必壓酒肉而後反。爲蜂爲蠆。總求不負。此腹而已。以爲一方之虎狼。則不足以爲一方之鷹雕。則有餘。按律擬徒亦足以懲其後矣。

亂謹事

李心水

審得程俊者。監中蠱螫也。當季額互爭時。俊獨挺身具疏。奉有俞旨。於季商則功狗也。是其簇簇而擁之。

登壇者也。於額商則敵國也。是其就就而羣欲下石者也。彼為倭者。獨不宜一洗穢腸。而得諸人塞口無名乎。何為綱紀後意。氣揚揚甚自得也。且於鹽之中。有私籠斷焉。今取臚列各款。逐一研質。或藏頭以行。或潛之奸。或借題以遂狼吞之計。其所騙二百廿兩。亦既彰明矣。以掀髯濶步之橫行。磨牙勵爪之貪。若俊者。真所謂膽大於斗也。夫人行事。無為愛我者所頓足。而警我者所鼓掌。今後之所為。真季商頓足浩嘆之時。額商鼓掌羣起之會也。合革其綱紀。仍追賊擬配。

發審事

興泉 胡貞巖 評昇 胡

審得袁文甫者。大盜袁三狗之弟。訪竄嚴學曾之管也。其所以武斷一方。使人不敢攖其鋒者。情存兩構。杌在耳。需求富人而不得。則通盜兄使劫之。搗使貧民而不聽。則唆蠹岳使害之。試問。鄉閭之間。富民不畏劫而貧民不畏告者。誰哉。於是乎。文甫之居鄉。遂無不行之令矣。然此猶謂豺狼當道。時正其張牙舞爪之日。迨兄既犯而岳既訪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即遠窺他方。適慮風波之及。奈何。愍不畏死。猶視奇禍為福。欲壟斷於訪盜之間。哉。擇民之可食者。非唆岳

扳賊則令兄扳盜使人奔命不遑何怪乎抱贖紛紛咸向烏臺乞命也。茲審云證既滿庭贓亦重百按以新法投昇何辭由此觀之其不凶之避而為網之觸者蓋天厭其毒若或止之以明彰瘡之不謬耳

訪犯三追贓類

急救奔繁超生事

興化郭漢李諱啓宸
邑宰

審得張有能定海關積棍包攬課稅與廳書縣書鼻息相通商稅之侵應坐戴範之名下二百兩已經前縣審詳在案今之盼盼解網者冀引戴應兆事例耳以賍言之範之應追五百兩已完一百六十三兩有

能絲毫無輸殊與欽贓酌減之例不符且範之非雖非斃監然病篤保候以足服其辜矣故犯男應非得激憲恩今有能羈禁雖經半載偶一保出而齒爪復動遍剝商膏故復入籠如遽為解免放虎狼于定關不知其將噬人乎抑委肉道旁而弗視乎如此大案得脫然漏網又長幾許風聲矣且憲公鋌至二百兩而法紀未加何以昭示地方儆戒將來此有能所以難從寬政也

誣蠹事

玩霞嶼

訪犯命則恕為庫書一十一年穴狐潛鮒養虺已深

比其身爲怨的。斷賊二百有奇。又皮存骨立。昔之所
爲。婪賍居貨。罄費于花酒之間。計自納贖銀。僅三兩
六錢。其餘非癩潰于所親。卽毒流于所惡。計板害三
四十家。奔命縲絏。而因事嚇詐。以供養其福堂之用。
若銖銖兩兩。幾六七十人。瘠狗未斃。塗豕橫行。黎州
之切齒腐心。不獨一王桂標。而桂標以毒矜自護。故
敢怒敢言耳。跡其同惡。庫吏應宗榮。表裏爲奸。庫書
羅德仁。鷹犬爲喉。應各代完贓一十五兩。俞則恕等
各杖猶爲未減。

盜帑事

王望如

看得孫奎監守自盜。追至數年。尙欠四百有奇。律以
藁街。何容再議。但歲月既久。監比法窮。彼將視國
爲福堂。以鼓。扑爲淮席。自復一日。斷首何時。應飭該
縣設法。迅結。以正典刑。至徒杖諸犯。援赦已久。皆不
必推求者也。

清查屯糧餘二事

解石帆

漕船軍費。每年額設銀一千零一十兩六錢。院允豁
免。今奉通查。各犯委已入銷。物故既無。產業之可掬。
卽今巢卵池魚。終亦縲絏之非罪。况恩詔蠲除。數天
共沐。卽近在崇禎三年以前。尙沾浩蕩。豈事經三十

餘年之遠獨斷恩膏又查同招之徐照亦與思寅竝擬遣成先年已家卹有則思寅之家屬得邀一視可知而擬徒劉七孫等之家屬又可知矣銷谿允宜通海

查獲通海人犯事

李心水

審得孫十一者乃台之松門衛丁而居寧開飯店者也夫借店糊口者每逢客過則質囊登招其舉動猶倚門妓耳獨當海警戒嚴而賓至必擇暫作迎門之吠犬此亦十一所宜為意外之防也奈何以通逆之游坤陽輩而亦主于其家以此累及十一詎非林魚

之殃但閱鄞縣招詞云樓中了無長物惟數客徘徊樓畔今召十一面詰與縣審略同夫十一隨父寄寧已廿五載想首丘之歸當指寧不指台何樂乎勾引外賊以殘墳墓而毀廬井也若云來歷不詢謬主匪人則以一載囹圄之苦償一日居停之誤十一之罪止此矣合無依鄞縣所擬從輕改杖今而後過我門而不入我室十一無憾焉且標而出諸大門外矣

捉獲海寇事

審得陳可權袁大秀俱鄞民也今讀張知府審詞業被擄有日報擄有人矣至擄而逃逃而獲令巡司熟

于計當慨然解籠耳。然外寇之洶洶方熾。則武員所
萬不敢出也。茲提可權等對管。謂囚首賊中者。幾及
一月。適于七月廿三。暴雨淋漓。咫尺晦冥。于是大秀
以一鼓先登。可權以二鼓繼之。蓋掩口惟恐出聲。而
舉足猶防露影。戰戰兢兢之狀。兩人描摹如畫。然未
敢遽爾狂奔也。迨天色微曙。携手移步。方歡然有更
生之慶。不意又爲鄉兵胡和尚獲也。今召胡和尚詰
之云。手無寸刃。止徒步耳。殺人以挺與刃。今并挺而
無何說。刃也。且自張知府審質時。兩人日赴公庭。嗚
鳴泣訴。若中情怯乎。已捷足先奔矣。陳可權袁大秀

之擬杖非曰兩人有罪焉。亦以當行道而墜者之一
厄可也。

覆審得陳可權等一案。業經再駁矣。今提胡和尚等
再質。止云手無寸刃耳。夫鷹之搏物也。以爪。虎之噬
人也。以牙。若爪牙咸去。一雀鷄困之一。獬狗制之耳。
夫器械。兩人之牙爪也。牙爪不設。意欲何爲。蓋同黨
則入角。惟恐不深。而異已則上岸。惟恐不迅。兩人情
事止此矣。至兩人上岸。原無成約。乘便而奔者。乃不
期而會耳。然無翼而飛。兩人既所不能。而我能奔。彼
亦能追。當日潛踪僻所。是亦猫鼠避之說也。若和

尙等手擒二犯。非以揆階得。談笑拱揖之下。如客行者。子東我西。適相湊于中途耳。去賊已遠。固無就縛求救事。而若云格鬪。則存空拳。若云鼠伏。則已縱步。此兩人與胡和尙。供吐若合符券。而所當解網者也。
拏獲叛犯事

審得樂清縣人蔡國京。乃遇害蔡來源子也。先因來源捕魚爲生。往來滬寧間。而寧人許綠野。其牙行也。當國京垂髫時。曾携至綠野家。且握其髮而撫之曰。數年後。其代我貿易于此。未幾隨來源偕歸。而于崇禎六年後。携國京并同伴九人。推魚海中。不知賊舟

潛泊韭山者。且視若輩爲魚。而懸網待之也。時來源等乘風破浪。方擊楫興歌。而忽見張弓叩刃。呼風尾後者。則韭山之賊至矣。于是九人并來源皆垂首就戮。獨釋國京不殺。益貪其壯。而欲奴隸之也。適諸賊入犯逼國京汲水。遂棄桶溪邊。狂奔大嶺山。而已爲我兵林永茂等所縛矣。茲閱參府解批。與前道臺審語若合符節。而顧以覓災之舊燕。久作繫籠之困鳥。嗟乎。冤哉。今召綠野詰之。則云來源故人也。未幾見兮。突而弁兮。雖國京稚齒已壯。而追談往事。有同列眉。且國京朴訥。後生耳。每一啓口。則雙淚垂頰。蓋痛

伊父之慘死傷我生之不辰也。吾不忍其鯨鯨若無罪而就死地。職曰舍之憲臺亦必曰舍之矣。况幽囚一載形銷骨立夜臺滋味諒不殊斯所當亟爲開籠而無使哀哀年少行就塵土也。

泣救冤民事

審得奉化人袁可功真善識酒中趣者也。夫可功之家徒四壁立耳。奈何以周京酒肆爲家釀而不醉。無歸彼京之戀戀蠅頭者。肯爲武媪折券乎。此所以索逋不獲而稟捕差拘也。時可功心念甲首任天會。曾欠糧銀三錢。可償酒逋。而於初九離奉化。於十二抵

舟山。乃道經酒肆而熱涎垂地者。又不覺爲猩猩之戀矣。此踉蹌入城。有以來方觀之疑端也。適寇警方殷。正在盤詰。于是不以市中之醉人爲瑞。而以賊中之醉人爲奸。無怪其疑而執執而拷。而何可功滿口招承。幾爲醉夢中囁語乎。今召周京董禮。細詰則若呈官若差拘俱鑿鑿可據。且讀叅府原招。謂可功入黨。實于崇禎四年。而京則謂數年間。正其戀觴伊店。苦于驅蠅之不去者也。則可活此酒徒矣。今而後君再爲一卮之耽。則請以今日之事當一酒箴。而有不捐觴毀甕。恨儀狄之殺人。怨杜康之害我者。非夫也。

杖之以戒酒過

出巡事

審得林洪之以辟癡。不過因買票一事。坐以蔡三老。羽翼耳。茲再四提質實。係舵工夫。無票則死于海。嘗諸賊之手刃。而有票則又死于市。惟法官之筆。阱吾懼洪之進退維谷也。今嗚嗚伏地。鬢髮蒼然。况同舟諸人。半赴夜臺。獨洪奄奄白日耳。狂穴之伶仃無偶。故園之逍遙有限。恐昔嘆日長。今嗟晷短矣。收杖非縱。合候憲裁。

海賊潛入內地等事

審得柯車之流落台鄉也。十年前其主杉客以海。沒官貧丐不歸。備食于陳行北之家。五年於茲矣。其月日借陳景新等七人。駕陳大恒船出海。泊擔門山。繫縲適盜殷大王突至。以格鬪殺陳見初等二人。餘俱被擄。各家聞難。于某月日共湊銀若干付陳行吾。出海取贖。比至則盜聞官兵兩路合勦。遂棄諸人于竹筍園山廟中。揚帆鼠竄。柯車等因是得附舟歸家。踪跡顯露。遂為遊府所緝。此輩以海為田。因漁為命。金清一港。連艘四百。有漁稅必有漁船。有漁船必有被擄。其間往而不返。如陳見初。陳汝寧。決胆屠腸者。

不知幾何風波之民走死地如鷲入虎穴終懼虎口
迎潮篝火日徼幸于盜之不來若候伺驪籠之睡竊
其珠而得免者幾希被擄之後愚民不知邊海法律
往往鬻妻賣子飛船取贖為蜉蝣而延午息真魂魄
亦返家鄉耳既罹海禁法網難逃徂嚴刑逼訣實無
酒米通洋斷髮髮紅顯是絕其歸路如刑亂從重棍
一儆百肅清海宇則各犯宜從辦首之誅如被擄與
接濟不同救死與通洋尚異憫其離海無生入海又
死則一而洪恩矜疑在上非本職所敢擅輕也候
憲裁。

又

審得嚴橫等八名同係閩人其始為風波之民或因
盜報或因盜募以同鄉二里之故轉相招致聯舫抵
敵鼓柁揚波商漁莫敢必其旦夕之命上下寧台溫
望之如息鴻往來即之如電鼉出没天喪其魄一日
犁沉陣獲同黨日供口口指實微獨包紅執刃逃水
換衣當日情事歷歷逼真即如孺子郭一全一手指
定嚴橫等俯首無辭以是正海賊之誅令洋波惕息
駢斬又何疑焉就中惟郭一全年纏十四與賊同鋪
不及一月雖被擄不盡可知然非係被擄亦係被誘

同舟無父母兄弟親戚。豈遂鯨鯢之種。實傷鯤鯢之生。數其年毀齒以上。按其時月計無多。即使摧蛇盡虺。何妨祝網。開羅至陳韶胤等一十三人。被擄打票。事與接濟不同。細審當日實係同時被擄。取贖布襖鞋襪等件。以是為續命之膏。延喘之藥。非資賊之所無。利賊之所有。有心接濟。亦非軍器硝磺酒米等件。利賊之利。而因為受害者比也。自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中間被擄不過數日。嚴究並無餘贓。事同違禁。匪枉匪縱。其他已經審諮。李升高。等廿六人。乞貸無路。老稚居多。殘年餓喘。既蒙恩拯。應即給文放

釋

前案

覆審得正賊嚴橫等八名。冥息遊魂。馮波起立。海上往來商販。供就刀俎。付之洪濤者。不知凡幾。一旦生擒陣獲。買綆連縷。繫于烏沙門之捷。此天奪其魄。數于焉盡者也。即其魁頭。哭日。無善族。賜有同音。非里居出入之群。即姻黨相招之侶。以械則執鬪。以獲則成擒。往者皆既。午之蜉蝣來者亦新生之蠹。賊聯踪抵敵。武夫力而拘諸原。尚安得以漁衣為贖命之膏。以被擄為求生之路乎。駢首就誅。理無可說。但

內中郭一全年纒十四蚩蚩者何所知。生猶乳臭死尚。齶音雖與賊同舖。給佐使令。然非誘則擄。察其情詞哀惻。非秦舞陽十三殺人日不定瞬者也。至如接濟賊犯。陳韶胤等一十三人。以爲接濟。則與賊何殊。然各犯一一供吐。殺傷同類。已非一人。攜帶幼男。同時被擄。所追鞋襪等贓。實因打票取救。一時愚夫冒昧。比于無知。入井云云。旣蒙恩拯。應卽釋放。

塘報賊情事

台州王浴青

沈廷秀臨陣投誠。前獻以爲勢窮所致。與傾心向化者不同。茲職再四研鞫。廷秀泣辯。嗚嗚謂被逆賊擒

縛七晝夜。脫投胡弁。願爲向導。此其情之可矜者。聞此泣命之呼。合當予以更生之路。蓋以倒戈而降。較之對壘以獲。首情事原有分別。至奉新令諄諄。每以招塲懷叛爲首務。蔡民卽吾民。旣來則安。奚事窮其真僞。以塞向化歸誠之路。哉。卑職實從招徠起見。非有私於廷秀。而爲理屈稱冤也。况與王進仁王五等歸同順。同當皆待以不死。何獨致嚴於廷秀。令其有向隅之泣乎。似應一體安插。恩出憲臺。非卑職所敢招便也。

芥子園

匪逃

援赦超釋二命事

趙五紘

審得王炳等一案。屢經詳請。未蒙批示。蓋以事關東人。理宜慎重。而撫憲又有咨部請示之批。是以不敢輕釋。但是否東人。須經督捕審過始明。捕之審。須經主子識認始明。據王來福呈詞。又取有甘結。先係投募後。又逐出。王來福已不認主子矣。查督捕司呈堂云。若係募民。卽行釋放。查明咨部。督捕堂咨院亦云。若不係王來福家人。卽行釋放。回咨結案。是部中來文。一面釋放。一面回咨。非必待咨明然後釋放也。

其仍欲咨部者。所以銷號。件其即行釋放者。所以恤淹囚原文極分明也。今咨部業已一年。誠恐督捕堂司查照原案。謂二犯已經釋放。不發回文。恐待斃繫俘將終為獄燧矣。聖明之朝。草木咸若。匹夫冤繫上干天和。况二犯無辜。實由錯誤者。哉。合無呈詳憲臺。電閱督捕原文。呈請裁酌。不獨二命甦生。而憲件亦可早結矣。

左道

斬亂事

李心水

審得原任通判韓廷誥者。鼠齒再戢。蠱毒旋肆。具以白蓮教告。已兩見矣。當憲臺發審時。伊僕韓福。卽氣喘。膽喪不寒。而慄曰。家主教我。問誰教韓通判。而授以姓名。則韓正也。今提正公庭。與被呈諸人對質。皆氓之蚩蚩。勤百畝於十指上者。廷誥虎而正。俛每導之。鬻割此輩。如其不與。則遽思嚙人。止緣家罄。糶滿。遂以獵人為事。惟願其一擲得盧。卽是諸人安枕時也。今問白蓮教。果有據乎。廷誥則云。得之耳聞。干証。

何人。事實安據。說鬼說夢。口吐蓮花者。廷誥也。而反欲誣人以白蓮乎。韓正韓福擬徒。張廷誥擬罰。

串燒罔法事

勤縣人曹元。乃妖道王法師之徒。而慈谿縣人錢德。又元弟子也。先因王法師流寓慈水。建立無念社會。乃率先擁戴。推爲一佛出世者。則元與德也。于是設壇聚會。名歸元堂。非其會中人。不得廁足焉。初相崇奉者。猶愚男子耳。未幾少女艾婦。絡繹奔趨。一入歸元堂。則如重關秘扇之不可復詰。而聚以暮散。以曉矣。甚至棄產賣宅。從如歸市。則堂之外。所建又十數。

壇而壇之內。所聚又百餘人矣。噫。此殆不必赤其肩。黃其中。而爲亂者也。時慈谿縣素聞其名。方捕獲以絕亂源。不謂渾身是膽之曹元。乃敢毅然訴憲也。尤怪該縣審解後。案已如山。尚有慈谿里遞邵朱等定海里遞曹徐貝等。皆挺身代辯。噫。此豈元等之護法。與則皆飲狂藥而未醒者也。問以曾講經乎。曾聚男婦于一室。而夜集曉散乎。皆不能措詞矣。涓涓不絕。遂成江河。東省之前車。可鑒也。曹元錢德。應發口外。爲民王法師。仍行嚴緝。

妖術事

審得王胤祥者乃王貞軾兄而張氏則胤祥婦貞軾
嫂也先因貞軾以童生赴府屢考不錄未免以嫂不
為炊者與蘓季子餒腹之歎此所以憤懣成疾痴癲
時發也今具呈控縣豈曰無因但不合日之死而生
業非一次又不合以怒嫂者移怒于兄而忽云仗術
殘命且附一結于詞後以所求觀音籤為証其妮妮
強解者半恢諧半亂語乎乃爾所惡于智者為其罪
也此子以解籤之法移而解文無怪乎屢別荆山而
遭黃堂之按劍也

地方事

秦瑞寰

審得施伯亭遵無父之教編卦連宗妖妄特甚呼羣
引類幾令舉國如狂惑世誣民法宜投之有北但念
情無謀逆跡非妖淫始終為遼福所悞猶可矜也併
為從曹道生一體釋放歸農取結附卷

妖僧惑眾等事

台州王浴青諱景州人

審得妖僧某者由異域入中國因其自名羅漢愚夫
不察遂儼然以羅漢事之更可異者以男子而作婦
聲不但真偽不分亦且雌雄莫辨後口造訛罔上惑
眾當此

功令森嚴之日乃敢窩隱逃人招携無藉聲言欲往

朝南海到處索兵護送於是兵仗森然儼若滿洲一
貴介矣道路傳訛之口不但尊為羅漢又且目為崇
姑始知女音之作初非無故而然也若非撫憲參拿
按以國法將來為崇為毒正不知作何底止豈肯僅
以羅漢終其號哉茲奉

明旨嚴究刑訊之下始吐真名聽言語則滿口漢音
問照身則並無一字佛氏之真詮未解山鬼之伎倆
全無其所恃以惑眾者惟此一種似男非男似女非
女之妖態耳愚民易惑干吠一音甚至舍身獲從者
幾同歸市詎非咄咄怪事哉其隨從之某某俱係某

旗下逃人由是推之是以一妖僧而匿三逃人矣左
道不足繼之以隱匿東人且一匿不已而至再再匿
不已而至三是何其撲火如蛾而走死若鷺也今以
一身難坐數辟姑依妖言惑眾律擬斬某某等各按
不應先逃解歸本旗不到某嚴緝另結
詐偽一私刊假印類

出巡事

李映碧

覆審得桑成璧之雕印騙銀也止以空頭白紙出自
伊父而欲假死父以脫生子耳善乎陳知府之言曰
空紙用印必字在印上今驗係墨上硃而成璧何以

自解善乎黃推官之言曰昌國所印文斜曲而疎既
紋畫不符其為黃蠟所刻明甚而成璧又何以自解
以數字之雕鏤而百三十金之攫有同掃葉其從空
虛入者幾欲盜空空兒妙手而用之而一搏不中能
為乘風之遠逝否也按律擬斬何說之辭嗟乎手之
作孽也嫁禍于頸成璧其有悔心乎

捉獲假印事

陳卧子

繆棟士顛越不恭剗作偽私雕縣篆誑納糧銀至
五十餘兩之正供盡飽奸蠹推是心也直可暗盜銅
意而驟移金穴矣乃鬼魅之奸粹難掩雷霆之擊迨
縣官閉戶一搽則折角之印宛在甕中私閉之單洄
如觀火矧覆刻相同欲卸之已死之王萬一而手腕
其能易耶律斬當辜

假印殃民事

倪伯屏

審得房榮乃靖安縣革役常兵稔熟衙門者也有建
昌案盜彭勝六勝七逃匿靖安因行關提縣差徐正
續差徐貴張華俱未拿獲榮憾勝六曾竊其母舅之
猪欲探虎穴以見功遂自標硃票一張仍寫徐正名
而以己名副之又將紫石雕本縣印文鈐蓋持票行
拘至陽河遇王太催糧回拉之偕往給以票為黃王

符所發太信爲真。而勝六勝七果就擒矣。盜戚熊月
七認是偽票。當卽收。今年二月十六日。首縣驗明。
將榮監禁。方在根究。適三月廿四日。余仕伍趣余五
五遷居。五不從。仕五忿揭房瓦椽上之石。篆宛然
也。縣訊五。五供其妻閔氏與榮通。五住樓下。榮居
樓上。閔氏幼女蘭秀。親見其持石在手。此證之最確
者。榮覆刻無異。甘心伏辜。此供之最實者。駁查惟致
詳于五。五殺奸王太朋。詐今反覆推求。若五五知情。
僞篆應貯之筒中矣。何以榮自置椽上。非懼他人知
見乎。其同居不同謀。可知。若榮果騙財。宜得財縱放。

而勝六勝七何以並執送官。二兩八錢之賊。榮尚訴
爲懸坐。又安從及太朋。當日同行。實緣偶值。且謂擒
盜可邀上賞耳。固知天之巧于敗奸也。假票先紮其
身。俾無脫網。假印旋出其屋。更無展詞。盜露或縱之
遁。逃需遲則投之水火。而犯與證。奏候與事符尤異
者。毀瓦之人。卽發覆之人。不然。梁間卷石。其誰見之
非人也。天也。乃榮猶辯。質爲木石。文係描摹。行使初
無幾時。擒捕又屬真盜。似有例可引。其如新條之罔
赦。何難徑爲之求生矣。合仍論斬。王太擬杖彭勝
六聽縣案另詳。

詐偽二 私鑄假錢類

私造錢事

張二璋

彭亢十五等以農戶而操國權釋蓄畚而行鼓鑄彼其居在長源係三邑接壤犬牙形隘倚窟穴之難窺鷺眼價輕誘市墟而廣布官錢壅而商貨虧矣賴舖行公稟縣幕密擒鑪錘素鑰之具存主匠行使之齊獲潘大其操作之精者一以貪賈禍一以技殺身彼遣配已伏其辜二犯何辭駢絞詐偽三 私煎假銀類

煎偽除害事

蘭谿縣令 李滄葦 諱振宣 泰興人

審得楊春之首假銀詞曰畏株察春與葉翠字風馬無及得無藉公呈以快私忿耶然翠字是非銀匠皆地領煎恐紅鑪亦未必無贗鼎耳念原銀無據姑免疑

土豪事

淳安縣 張梅菴 諱一魁 三韓人

審得舒良甫性同蛇蝎心比豺狼其為道路側目不啻南山之白額長橋之巨鱗也各款姑置勿論即其素手擅造朱提黑心變亂白鑪贗鼎之行毒流遠邇彌銅之號豈屬虛傳遂使買販小民人人飲恨以至斗粟尺布在在受虧只此一端已難逃於國法况有

儒更折
獄在在
引經妙

竊盜詐銀種種不法之事乎。按律定罪合仍原擬。

燒丹惑眾事

蘭谿 趙松濤 四川

審得低銀之禁嚴飭已久何得復有張十八其人傾色銀假冒真紋致來地方之首。雖傾銀與燒丹別驗係八色亦非全假但惡其為術太工使低銀與真紋無異卒急不能辨之紫色奪朱鄭聲亂樂惡其似也仗而逐之以為贗亂真之戒。

忤逆

殺母太變事

開封 席竺來 廣西人

胡之甲德門敗類身列膠庠稟天倫於弗顧據繼母

某氏哀額實堪髮指且無論攘產奪資毆母致跌之虛實但以纓仁戴義之士而令其母匍匐公庭鳴鼓攻罪尚有面目立於圓橋而與同儕相向乎。雖曰從來繼母盡有短長而粗知禮義者且知倫分所關逆來順受况之甲出自宦門躬親儒教者哉。法宜申革姑令改過自新罰濬泮池時徙前洗其過。

忤殺事

南昌 李映碧 興化人

審得婦人之善妬也皆以妬生聞而今忽有妬死者則李父繼妻藍氏是夫文前妻趙氏婉順惜中天耳藍氏庭謁舅姑後命謁趙氏亾靈則矯首而不拜且

舍生忌
死為如
婦別聞
生面

出詬詈之詞。嗟乎趙氏往矣。未聞陽世之寵。幸移人
夜臺。即曰。妬為恒情。當為將來之婢妾計耳。不于來
者是。拒而為往者之追。亦太苛矣。乃今節屆清明。群
莫亾。靈獨擯出趙氏之靈。使不得與于受饗之列。爭
之不足。繼以咆哮。甚至誚舅姑。箠夫婚。又甚至拋其
三月之子于地。毆擊踐踏。以洩毒憤。悍哉。放而不祀。
是女中之葛伯也。故鄰里有忤殺之控。亦曰為其殺
是童子而征之。猶幸此子為妬婦子。而前妻未有遺
雖若以趙氏一塊肉。而遇此藍面鬼。其吞咀又作何
狀。合令舅姑。執杖痛加。箠楚於公庭。仍杖贖以儆其

後。

殺母異變事

蘭谿趙松濤諱
大尹四川人

松濤先
生治蘭
八載異
政異千
惜乎得
稿最遲

審得胡氏之以殺母控朱仁也。其訟不始于缺膳之
日。而始于爭繼之年。子有應繼之實。母無鍾愛之心。
據族眾公議。而強立之。苟非曾閔之孝。求其上格。母
心而使內外無間也。亦難矣。况仁不善事母。而更不
善事其母之兄弟者乎。但使仁有缺膳。毆親之實。胡
鄰里宗族不行公討。而代為聲罪者。獨出潯陽一姓
乎其間。情事不問可知。清官難斷家事。誠有不必斷
者在也。朱仁不盡子職。致母出詞。杖之以全大倫。兼

可謂後
乘居上

戒其後。若欲執此無據之詞。欲黜現在承祧者。而別繼他子。不特官無是法。亦恐民無是情也。

犯上

滅祖殺叔事

張梅菴

審得崇芾之樹後人。勿剪路馬加敬。齒者有誅。蓋敬其人。則并敬其物也。况於祖遺守墓之僕。而可盜賣之乎。胡族司空莊懿公。遣有臧獲二人。世守公塚。族衆罔敢私役。此亦唯蓋之仁也。何物胡其躍獨據僕男益兒。且擅賣之。無論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且將來石卧麒麟塚。眠狐狸。其誰為看守者。生員胡宗明申

義呵責禮也。奈何令伊于德尊茂分。而橫毆之哉。是父是子。不獨名門之敗類。亦人羣之禱机矣。分別杖之。益兒若備原價贖回。仍聽守墓。

逆祖殺兄滅倫大變事

審得胡氏為青溪台族。子姓極繁。族有胡學仁娶婢為妻。有乖倫理。樵青雖韻難配。志和朝雲。縱佳豈速。猶子似此菲葑之采。詎勝蘋蘩之任。乎新春携之入祠。告之宗廟。曰婦稱之。同宗曰妻。不料以名號不順。同族尊幼羣起而攻之。廩生胡爾藻詞議侃侃。學仁不知自愧。而反攘臂相。加其為肆橫。可知矣。伊婦貶

咄咄胡
生何幸
得此高
此

資治新書
卷之十一
為妾不許入祠杖學仁為犯上者戒

直陳知縣激變事

以下犯官長

汀州趙我唯

詩餘杭人最

看得軍館快役陳俊等與本府捕役葉美藍榮皆奉
署府沈丞之票往寧催糧而藍榮之票情同役方順
代行夫青衣追呼但當晝行勾攝奈何角樓之銀漏
沉沉而城下之狂呼烈烈也維時寧武多警魚鑰方
嚴忽有使酒闖關者至令尹於是乎無恕詞矣迨葉
美先奔俊順兩責而後列名以報曰吾服役陳俊藍
榮也寧令於是乎以門禁夜呼申文報館矣居無何
而新守蒞汀忽聞有諸軍索糧之帖揭諸通衢卑職

欲消於未形卽進汀衛指揮劉霖而問之則曰荷戈
之流時方散處摩肩偶語曾莫之見彼匿名誘帖意
者其假虎而駕馭者耶未幾而寧令謁守將出大門
則洶然鼓譟矣其隨從輿臺或身負毆傷或抱頭驚
竄致河陽香令才立徇徨不亦僅見之變哉維時觀
者如堵職等聞譁急出嚴諭遍索其人則茫然散矣
這詢之門皂吳松而後知陳俊方順葉美等實為禍
始此府館之所先經責禁者也復探之輿論而後知
余三陳憲賴魁定為助陣焉此卑職之所續獲禁夜
者也今據陳俊口供則俊與順寔以受責之故倡首

報怨而葉美陳憲及白役余三皆以狐兔之傷同毆
寧役雷震者至於賴魁雖未助力乃云我輩規矩姝
不可壞故從旁鼓舞噫若輩之規矩不可壞而縣令
規矩顧可壞歟要之于今初不知俊等爲府館人役
而責之於先沈永初不知俊等有報怨之謀而治之
於後兩賢豈相厄哉若曰軍寔爲之則不獨府館所
當下責禁者無之卽陳俊等之口供亦無之不獨
指揮門皂所目擊者無之卽陳憲等疊疊之訢詞亦
無之也是役也爭始於下其流及上泯於無迹復於
無言是在憲恩之調護而卑職據實詳報可矢天日

不有一毫偏護於其間也

察究事

審得府役陳俊等之報怨辱令也以上下兩字橫豆
胸中而因以決上下之防者也當陳俊方順手握郡
牌昂然下縣其日中固已氣吞雲夢矣獨不曰星橫
午夜非追呼之時鳴柝由城非叫囂之地乎况寇讐
震隣嚴關肅肅而使酒排闥不卽痛懲何以固城池
而弭奸宄此門禁夜呼一申卑職正以此覘該令之
風力而不意竟以此撻若曹之蜂蠆也以爲吾上役
也乃爲下吏所撻則向後之威損矣於是令方修謁

細柳遺
風詎可
抹殺

以賦體
爲詞
炳然奪
日

復次新書

而俊等即修怨。嘈然以譁者。俊等怒也。離然四奔者。縣役窟也。漂然流血者。寧役雷震被毆也。孑然延踣者。于令之無與無從而逗留賓館也。以此言變變莫大焉。以此言辱辱莫甚焉。而要以陳俊方順倡之。葉美等佐之。賴魁復從而愆。憑之。此不特門隸吳松。當下日擊。即俊等口供亦和盤托出矣。陳俊方順挾怨辱官合擬城旦。葉美余三陳憲。攘臂助陣。合與從守鼓舞之。賴魁倩人行票之。藍榮分別杖治。

坑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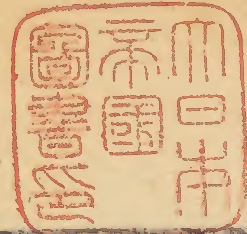
欺君隱稅事

淳安縣令張梅卷二韓人

審得陳光葉鷺驚不馴之民。且恃兩子爲青衿。所謂夜郎王者。不知幾許大矣。去冬張仁控其隱稅事之虛實。雖不可知。然不妨起庭一質。而無如其堅匿不出也。及再赦之後。仁復控之。其不出猶故也。生員吳達經以逃差控之。而不出。又猶故也。本縣雖無破柱之威。頗饒強項之性。置之愈堅。提之愈力。未幾而項正等又以毆差控矣。夫百里長奉。朝廷之法。不犯則已。苟有所犯。則片檄勾提。孰敢不束身階下。區區

貢台斤書卷十一

四



卷之九

蠢頑乃敢刁橫若此姑置隱稅逃役。敲差於不論。詰問官可抗乎。捕可拒乎。有縣令提一部民抗違不從而遂已乎。不大創之則官長之令不行。而三尺之法亦可廢矣。因詣青衿匍伏乞憐。姑從寬政。幸矣。罰造浮橋船二隻。限半月完工。以竣事之疾。徐驗悔過之勇。懈不則三尺尚在不難。以寬於前者。繩其後也。

